

浪 漫 詩 人 杜 牧



浪漫詩人杜牧

胡雲翼編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目錄

一 浪漫詩人杜牧

二 樊川詩選

三 附錄（杜牧傳）

浪漫詩人杜牧

(一)

咳，『浪漫』，這在許多中國的遺老學士們看來，是一個多難聽的形容詞！如果一個文人的頭銜上，被帶上了這一個形容詞，便無異于宣布這個文人人格的破產。我們只看見歷史上大批的文人，都被孔門的禮教符咒迷惑住了，學着那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戰戰兢兢』的樣兒，生活和性格，都養成一種非人性的酸

腐的格式，真是令人討厭！可是，這一類的所謂儒士們，在歷史上却是極有權威的，他們自命爲孔子衣鉢的繼承者，爲儒教一脈相傳的正統，他們隨時拿自己失却人性的生活態度作模範，來批評一般文人的生活 and 行爲。只要文人的行爲，稍微浪漫一點，便異口同聲的詛咒：『文人無行！』或是『一爲文人，便無足觀！』

因爲被禮教的挾制，歷代的文人都朝着『浪漫』的路向走，都不敢任意享受情感的自由，都努力去做一個假正經的君子，爲的是想配享聖廟分一

塊冷豬肉吃。這樣，既然過純情感的浪漫生活的文人如此其缺乏。那末，表現浪漫主義的情調美的作品也就少而又少了。

不錯，浪漫的文學，不一定要先有浪漫的生活；但是，有了浪漫的生活，他的作品不更寫來真摯而活潑嗎？唐代能夠被稱爲浪漫詩人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李白，一個便是杜牧。大概知道李白的已經很多；杜牧及其作品，則還有待乎我們的研究和介紹。

(二)

杜牧字牧之，號小杜，（以別于杜甫）晚唐詩人。其生平事蹟詳見新唐書杜佑列傳內。但新唐書所載，僅及其嘉言懿行，極力把杜牧敘述成一個正人君子。本來史書便是這樣，每一個史學家，都想他著的史書有益于後世，所以每一部史書都變成了名人學士的道德史。許多文人都不幸被史家的筆把他改頭換面了。所以，我們不能在杜牧傳裏面看出浪漫詩人杜牧的真面目，原是毫不足怪的。

可是，我們從許多詩話和紀事上面，還能夠窺見杜牧的真正的人生。試舉幾段記載如下：

(1) 詩話總龜載：『杜牧自御史分司洛陽，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爲當時第一。因會朝士，以牧之嘗任風憲，不敢邀置。牧之諷坐客達李，李遽馳書以招，而牧之遂來。謂李曰：「聞有紫雲者，未知孰是？」因指示牧之。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使分司御史來？忽發狂吟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2) 唐詩紀事載：「牧佐宣城幕，遊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令牧間行，閱奇麗。得垂髻者十餘歲。後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爲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按此詩詞句與樊川文集所載不同，詳後)

(3) 古今詩話載：「杜牧之登科後，三年縱放，爲詩云：「落魂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

名」。又曰：「觥觥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中。」按唐詩紀事亦有相同的記載：「牧不拘細行，故詩有一十年一覺揚州夢，唯有青樓薄倖名」。

上面的這些記載，都是很珍貴的，爲了認識真的杜牧。我們並不是有意提倡文人的浪漫生活，只因爲古來那些自命爲『聖賢之徒』的儒士文人，他們的生活大反人性了，大蔑視情感了，那裏能夠寫出好的詩歌來？情感原是詩歌的靈魂，真的詩人，

沒有不忠實于情感的生活的。拿舊道德的眼光來看，也許情感生活的結果，不免于浪漫放縱一點；但這有什麼不了？唯其這樣忠實于自己的情感，才是真的人生，才是詩的泉源。像歷史上那樣嚴酷地檢察文人，只要稍微『不顧細行』，便被罵爲『名教的罪人』。這種過于嚴酷的態度，我們是要根本反對的。我們要擁護忠實于詩的『浪漫詩人』杜牧。

(三)

現在，應該談到杜牧的詩了。

杜牧是晚唐詩人，他的作風自然薰染着晚唐詩的風氣。大體說來，晚唐詩的趨勢，是專門在技巧方面賣弄功夫的。他們只考究詩歌外形的美。用現代的述語來形容，便是『唯美主義』；用古代的話來形容，便是『香艷』。一點也不錯，如果我們說晚唐的詩是香艷詩。

杜牧的詩真是配說得上一個『美』字了，縱使我們用極嚴格的批評，至少，也不能不說絕句的造詣，到了杜牧，實在要歎『觀止』了。你如不信，請讀他的詩：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
爲問寒沙新到鴈，來時還下杜陵無？

隋苑

紅霞一抹廣陵春，
天子當筵睡臉新。
却笑丘墟隋煬帝，
破家亡國爲何人？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杜牧原來是寫七絕的聖手，不僅晚唐的詩人比不上他，就是擬之於盛唐最擅長七絕的李白，王昌齡，我們也無法比較其高下呢。平常在文字上賣弄技巧，最怕的是流於堆砌雕琢，杜牧的詩便不落此病。一方面既能用詞句把意境妝飾得很美，一方

面又很流暢自然，絲毫不着脂粉氣和古典氣。這便不能不謳歌杜牧作詩的天才！

(四)

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蒹葭楚雨深。

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

——齊安郡中偶題——

詩人，詩人！究竟詩人所以不同于常人者是什麼？第一，固然是要具有異於常人的特別豐富的情感；第二，也要具有最靈活的感覺和想像。譬如天

上的雀子，地下的小草，誰個沒有看見？除非是瞎子。偏偏只有華茨華斯雪萊才能深切的感覺到這小生物的詩意，摻入許多靈妙的想像作用，竟寫出那樣不朽的詩來。又如雨滴階前的梧葉，真是『干君何事』？有什麼不了？偏偏我們的詩人杜牧便引動了哀吟，這便是感覺的靈活，才容易激醒情感的跳動，才有詩寫出來。

至於杜牧想像的超邁，我們從他的一首赤壁詩便可以完全看出來：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歷代文人關於赤壁之戰的描寫，詩與文都難以數計，然而說來說去，總沒有什麼意思。杜牧這首詩僅僅二十八個字，意境既新穎，又有風韻，又有情調，把古今一切赤壁的吟咏都壓倒了，這又不能不誇杜牧想像的才力之強！

(五)

詩人杜牧的最大成就，是在七絕一方面。他的七絕幾乎沒有一首不可讀的。實在是一位稀罕的大

詩人。但他在文學史上似乎不會取得超絕的地位，而被安排在第二流的詩人裏面，是什麼緣故呢？分析起來，恐怕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浪漫的關係：在前面曾經說過，中國向來痛惡浪漫的文人，即如『光燄萬丈長』的詩仙李白，其放浪的行動，還不免遭後人的嘲笑，怒罵，更何況杜牧呢？自然更要爲後人所貶損了。第二是生於晚唐的關係：因爲晚唐詩風卑靡，爲後代所不滿，杜牧詩的地位也就跟着低落了許多。——其實，用我們現代的眼光看來，杜牧實在是一個極可珍貴的詩人，他的樊川詩應該

是同宇宙不死的。

樊川詩選

獨酌

窗外正風雪，擁爐問酒缸。何如釣船雨，蓬底睡秋江。

江樓

獨酌芳春酒，登樓已半醺。誰驚一行鴈，衝斷過江雲。

長安秋望

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

高。

盆池

鑿破蒼苔地，偷牠一片天。白雲生鏡裏，明月落階前。

題敬愛寺樓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獨登還獨下，誰會我幽幽？

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柳（絕句）

數樹新開翠影齊，倚風情態被春迷。依依故國樊川恨，半掩村橋半拂溪。

赤壁

折戟沉沙鉄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爲問寒沙新到鴈，來時還下杜陵無？

題桃花夫人廟（卽息夫人）

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

送李羣玉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秋風？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題元處士高亭（宣州）

水接西江天外聲，小齋松影拂雲平。何人教我吹長

笛，與倚春風弄月明。

鄭瓘協律

廣文遺韻留攄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題木蘭廟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贈別（二首）

娉娉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罇前笑不成。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寄遠

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
欲寄相思千里月，溪邊殘照雨霏霏。

遣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

夢，占得青樓薄倖名。

歎花

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烟雨中。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故里溪頭松柏雙，來時盡日倚松窗。杜陵隋苑已絕國，秋晚南遊更渡江。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烟柳影中。多少綠荷相倚
恨，一時迴首背西風。

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蒹葭楚雨深。自滴階前大梧
葉，干君何事動哀吟？

齊安郡後池絕句

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鶯千轉弄薔薇。盡日無人看微
雨，鴛鴦相對浴紅衣。

題齊安城樓

鳴軋江樓角一聲，微陽澌澌落寒汀。不用憑欄苦迴

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蘭溪（在蘄州西）

蘭溪春盡碧泱泱，映水蘭花雨發香。
楚國大夫憔悴日，應尋此路去瀟湘。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
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却迴頭。

隋堤柳

夾岸垂楊三百里，祇應圖畫最相宜。
自嫌流落西歸疾，不見東風二月時。

歸燕

畫堂歌舞喧喧地，社去社來人不看。長是江樓使君
伴，黃昏猶待倚欄干。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

紅燭短時羌笛怨，清歌咽處蜀絃高。萬里分飛兩行
淚，滿江寒雨正蕭騷。

屏風絕句

屏風周倣盡纖腰，歲久丹青色半銷。斜倚玉窗鸞髮
女，拂塵猶自妬嬌。

漢江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入商山

早入商山百里雲，藍溪橋下水聲分。流水舊聲人舊耳，此迴嗚咽不堪聞。

九日

金英繁亂拂欄香，明府辭官酒滿缸。還有玉樓輕薄

女，笑他寒燕一雙雙。

班竹筒簾

血染斑斑成錦紋，昔年遺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
泣，何忍將身臥淚痕。

倡樓戲贈

細柳橋邊深半春，纈衣簾裏動香塵。無端有寄閑消
息，背插金釵笑向人。

送薛邽

可憐走馬騎驢漢，豈有風光肯占伊。只有三張最惆
悵，下山迴馬尙遲遲。

南陵道中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憑江樓？

送人

鴛鴦悵裏暖芙蓉，低泣關山幾萬重。明鑑半邊釵一股，此生何處不相逢？

宮詞二首

蟬翼輕綃傅體紅，玉膚如醉向春風。深宮鎖閉猶疑惑，更取丹沙試辟宮。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須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

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書懷

滿眼青山未得過，鏡中無那鬢絲何。祇託旋老轉無事，欲到中年事更多。

紫薇花

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向風偏笑艷陽人。

懷吳中馮秀才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算遊程歲月遙。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

過勤政樓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

念昔遊二首

十載飄然繩檢外，罇前自獻自爲酬。秋山春雨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

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迴巖樓閣風。半醒半醉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

過華清宮

長安迴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登樂遊原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

出宮人

平陽拊背穿馳道，銅雀分香下壁門。幾向綴珠深殿裏，妬拋羞態臥黃昏。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杏園

夜來微雨洗芳塵，公子驂臨步貽勻。莫懷杏園顛顛
去，滿城多少插花人？

贈獵騎

已落雙雕血尙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
鴈，恐有家書寄遠人。

秋夕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色涼如
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和令狐侍御賞蕙草

尋常詩思巧如春，又喜幽亭蕙草新。本是馨香比君子，遶欄今更爲何人？

華清宮

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藥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

有感

宛溪垂柳最長枝，曾被春風盡日吹。不堪攀折猶堪看，陌上少年來自遲。

隋苑

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筵睡臉新。却笑丘墟隋煬

帝，破家亡國爲何人？

汴人舟行答張祐

千萬長河共使船，聽君詩句倍滄然。春風野岸名花發，一道帆檣畫柳煙。

寓言

暖風遲日柳初含，顧影看身又自慙。何事明朝獨惆悵？杏花時節在江南。

猿

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啣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饒是少年須白頭。

懷歸

塵埃終日滿窗前，水態雲容思浩然。爭得便歸湘浦去，却持竿上釣魚船。

邊上晚秋

黑山南面更無州，馬放平沙夜不收。風送孤城臨晚角，一聲聲入客心愁！

傷友人悼吹簫妓

玉簫聲斷沒流年，滿目春愁隴樹煙。艷質已隨雲雨散，鳳樓空鎖月明天。

青塚

青塚前頭隴水流，燕山山上暮雲秋。蛾眉一墜窮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

洛中（二首）

柳動晴風拂路塵，年年宮闕鎖濃春。一從翠輦無巡幸，老却蛾眉幾許人！

風吹柳帶搖晴綠，蝶繞花枝戀暖香。多把芳菲泛春酒，直教愁色對愁腸。

邊上聞胡笳

海路無塵邊草新，榮枯不見綠楊春。白沙日暮愁雲起，獨感離鄉萬里人。

胡雛吹笛上高台，寒鴈驚飛去不廻。盡日春風吹不散，只應分付客愁來。

遊邊

黃沙連海路無塵，邊草長枯不見春。日暮拂雲堆下過，馬前逢着射雕人。

隋宮春

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滿故宮。亡國亡家爲顏色，露桃就自恨春風。

朱坡絕句

煙深苔巷唱樵兒，花落寒輕倦客歸。藤岸竹洲相掩

映，滿池春雨鷓鴣飛。

寓題

把酒直須判酩酊，逢花莫惜暫淹留。假如三萬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掛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遲留。暮藹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

陽？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有家歸不得，况舉別君觴。

睦州四韻

州在釣台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題白蘋洲

山鳥飛紅帶，亭薇拆紫花。溪光初透澈，秋色正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累，終不負煙霞。

茶山下作

春風最窈窕，日曉柳村西。嬌雲光占岫，健水鳴分溪。燎巖野花遠，憂瑟幽鳥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攜。

不飲贈官妓

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無端千樹柳，更拂一條谿。幾朶梅堪折？何人手好携？誰憐佳麗地，春恨却悽悽！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霧冷侵紅粉，春陰撲翠鈿。自悲臨曉鏡，誰與惜流

年？柳暗霏微雨，花愁黯淡天。金釵有幾隻，抽當酒家錢。

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湓浦感舊爲詩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故國殘春夢，孤舟一榻眠。搖搖遠堤柳，暗暗十程煙。南奏鍾陵道，無因似昔年。

襄陽雪夜感懷

往事起獨念，飄然不自勝。前灘急夜響，密雪映寒燈。的的三年夢，迢迢一綫緇。明朝楚山上，莫上最高層。

閨情

娟娟却月眉，新鬢學鴟飛。暗砌勻檀粉，晴窗畫夾衣。袖紅垂寂寞，眉黛歛依稀。還向長陵去，今宵歸不歸？

秋日偶題

荷花兼柳葉，彼此不勝秋。玉露滴初泣，金風吹更愁！綠眉甘棄墜，紅臉恨飄流。數息是遊子，少年還白頭。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

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
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

悲吳王城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精波動碎樓台。吳王宮殿柳含
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姹女
逐誰迴？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閨情代作

梧桐葉落鴈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金點
冷，鳳酣簫管玉聲微。佳人力杵秋風外，蕩子從征
夢寐希。遙望戍樓天欲曉，滿城鼙鼓白雲飛。

長安雜題

洪河清渭天池濬，太白終南地軸橫。祥雲輝映漢宮
紫，春光繡盡秦川明。草妬佳人鈿朶色，風迴公子
玉銜聲。六飛南幸芙蓉死，十里飄香入夾城。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
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台
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歸京

日暖泥融雪半銷，行人芳草馬聲驕。九華山路雲遮

寺，清弋江村柳拂橋。君意如鴻高的的，我心懸旆
正搖搖。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

自宣城赴官上京

瀟灑江湖十過秋，酒盃無日不遲留。謝公城畔溪驚
夢，蘇小門前柳拂頭，千里雲山何處好？幾人襟韻
一生休。塵冠挂却知閑事，終把蹉跎訪舊遊。

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雲容水態還堪
賞，嘯志歌懷亦自如。雨暗殘燈碁欲散，酒醒孤枕
鴈來初。可憐赤壁爭雄渡，唯有簑翁坐釣魚。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遠風南浦萬重波，未似生離恨別多。楚管能吹柳花
怨，吳姬爭唱竹枝歌。金釵橫處綠雲墮，玉筍凝時
紅粉和。待得枚臯相見日，自應妝鏡笑蹉跎。

獨酌

長空碧杳杳，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閑，愁醉閑多
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
泰山小。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夏疎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

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
紛若絮！

重送孟遲先輩

手撚金僕姑，腰懸玉轆轤。爬頭峯北正好去，繫取
可汗鉗作奴。六宮雖念相如賦，其那防邊重武夫！

題宣州開元寺（寺置於東晉時）

南朝謝眺城，東吳最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煙
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繞
松桂樹。青苔照朱閣，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夢，
月色暉粉堵。閱景無旦夕，憑欄有今古。留我酒一

樽，前山看春雨。

贈沈學士張歌人

拖袖事當年，郎教唱客前。斷時輕裂玉，收處遠纏
煙。孤直緬雲定，光明滴水圓。泥情遲急管，流恨
咽長絃。吳苑春風起，河橋酒旆懸。憑君更一醉，
家在杜陵邊。

張好好詩（并序）

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
十三，始以善歌來樂藉中。後一歲，公移鎮
宣城，復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後二歲爲沈著

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于洛陽東城重
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

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苗鳳生尾，丹葉蓮含
跗。高閣倚天半，章江聯碧墟。此地試君唱，特使
華筵鋪。主公顧四座，始訝來踟躕。吳娃起引贊，
低徊映長裙。雙鬟可高下，纔過青羅襦。盼盼乍垂
袖，一聲離鳳呼。繁絃迸關細，寒管裂圓蘆。衆音
不能逐，裊裊穿雲衢。主公再三嘆，謂言天下殊。
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月遊東
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疎。玉質隨月滿，艷態

逐春舒。絳唇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
笙歌隨舳舻。霜凋謝樓樹，沙暖句溪蒲。身外任塵
土，罇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諷賦欺相如。聘之
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洞閉水聲遠，月高蟾影孤。
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淅淅爲當
爐。懷我苦何事，少年垂百鬢。朋遊今在否？落拓
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
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附錄

杜牧傳（見杜佑列傳） 新唐書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待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

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一，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木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

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少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

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

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

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

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

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
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
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
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
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
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
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
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
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
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

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

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牧，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

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版
所
有
權

浪漫詩人杜牧

實價大洋一角六分

編輯者 胡 雲 翼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